

佛教菩提醫院的

現狀和未來的理想

于凌波

民國五十年的夏天，在獅頭山靈峯蘭若閉關的會性法師身體違和，菩提樹發行人朱斐居士約我帶上診病的用具，同到獅頭山去探視。我和朱居士到了獅頭山，診察會性法師的病狀，是長期缺乏運動所引起的胃腸障礙——法師閉關三年已經期滿，他發願再延長三年繼續閉下去，由於他在關房中運動不修，再加以他在閉關期間閱藏研讀到密宗部份，耗神過度，以致胃腸機能發生了問題。我為會性法師診察過病後，談話談到了佛門四眾在社會上診病的種種不便；比方說一向素食的人，生病住普通醫院、在飲食上發生困難；上了年歲修淨土的人，住普通醫院、在臨終助念和命終後數小時內遺體不能移動這一點，也得不到一般醫院的同意和諒解，至於經濟因素——住院先繳住院費，手術輸血繳錢後才開始，也給一些經濟較困難的出家人和在家信眾增加了莫大的困難。幾個人談論這些問題時，當時我就想：「為什麼佛教界本身不辦出一個醫院來？如果社會上有了佛教辦的醫院，豈不是使佛門四眾診病獲得許多方便。若同時辦理社會貧民施診義診，在社會觀感上，也使社會人士知道佛教也有現代化的社會事業。」

當我由獅頭山回到臺中的時候，有一次去謁見炳公老師，我

把我在獅頭山想到的問題向老師陳述，並說：「假如有機會的話，我願為創辦佛教醫院盡點力量。」當時李老師對我說：

「很好，佛教辦醫院，這是各地佛教界人士都想到過的問題，但是這要人、錢、和許多機緣成熟的時候纔能辦。你既然發下了這個心願，佛菩薩都已經知道，早晚你要把這個願望實現，對佛菩薩才算有交待。」——慢慢看吧！看將來的機緣。」

聽了李老師這番勉勵後，我暗暗在心中立下了個志願：「在未來的歲月裡，我一定使一所現代化的佛教醫院在社會上出現，並希望因這個開始，各地都有佛教醫院辦起來。」

二

自從我發下希望有一所佛教醫院出現的心願以後，我就草擬出了佛教醫院的章程辦法，時常和我所接觸的佛教界人士談這個問題。希望以他們在佛教界的聲望和影響力，來發起推動這件事，在最初，由於我個人人微言輕，得不到熱烈的影響，以致於一再蹉跎，仍沒有具體眉目。直到了去年冬天，在黃雪銀、林看治、林進蘭、張慶祝、鄧慧心、朱斐等諸居士的發起、及李老師的指導下，佛教菩提醫院董事會組織起來之後，這件事才有了頭

緒——這可以說是機緣漸趨成熟，也可以說是佛菩薩慈悲，願意使佛教的社會事業向前更邁進一步。

我自己原有一份頗為安定的職業，有着別人認為相當優厚的薪給，自從我皈依佛門之後，除了一日數小時辦公外，公餘之暇，我誦經、念佛、讀書、寫稿、生活可以說是相當悠閑、但是記得宗門語錄上曾說：「佛是動相，坐禪何能成佛？」坐禪不能成佛，貪圖個人的悠閑自在又怎能算是學佛人應有的胸襟？於是，我決心辭去我原有的職務，接受佛教菩提醫院董事會的聘請，擔負了籌備佛教菩提醫院的任務。

三

經過了前後數個月的籌備——大如裝修房屋，購置設備儀器；小如購藥瓶，印藥袋，買注射針頭等——佛教醫院終於四月五日在臺中市臺中路廿六號，租來的臨時院址中開幕了。自從佛教菩提醫院籌辦的消息公佈之後。各地佛門大德，有的來信讚許，有的提供意見，更有的匯下了建築醫院的基金和施診的經費。各地大德這些熱烈的反應，真使我既感到歡喜，也感到害怕；歡喜的是，佛教醫院尚未辦起來，各地的反應已如此熱烈，這樣看來，佛教醫院實充滿了光明的遠景。但害怕的是，我雖然不是醫院的創辦人，也不是董事會的常務董事，但我是醫院的主持人，醫院辦得好壞，我要負大半的責任，醫院若辦得好，固然可以為未來其他的佛教醫院開闢了道路，但若辦不好，不但辜負了各地大德和董事會對醫院的期望，同時也給未來其他佛教事業增加了障礙。因此，我不得不以臨淵履冰的心情，來擔起主持佛教菩提醫院這付擔子。

佛教菩提醫院現在的情況，可以分做三點來說：一、自經濟上說，菩提醫院原則是維持自給自足——以對普通社會人士的診療收入來維持醫院本身的存在，並按實際收入情形把盈餘繳回董事會。董事會把接受各界樂捐的施診經費，和醫院繳回的盈餘，再拿來辦免費的施診——外界樂捐的建築基金，另在銀行中立專門戶頭，留待未來建築院址用。

佛教醫院目前自業務上說：醫院診療的對象分做普通診療，施診和義診三種。普通診療是比照公立醫院所訂的收費標準向病人收取費用，其對象是一般社會人士。貧民施診是由董事會印製

施診券，由董事會主管施診義診的業務組負責調查，把施診券發給社會上貧病交迫的人家。佛門宗旨慈悲為懷，所以發放施診券並不限定是佛教徒。凡持施診券的人，憑券到佛教菩提醫院診療疾病，醫藥費全部免收——所用的藥品，月終由醫院造冊，向董事會再領回藥價成本。最後是義診，義診也是由董事會印製義診券發出去，持義診券到醫院就診的人，醫院僅向病人收取所用的藥價成本，而盡診察的義務。這些，董事會訂的有一份詳細的施診義診辦法，醫院照規定辦法執行。

最後說到佛教菩提醫院的設備，菩提醫院目前暫分內科、小兒科、和普通外科三科，在設備上，幫助檢查的儀器，有心電圖計，大型X光診斷機，和顯微鏡及一般化驗器材，用以檢查各種疾病；治療的儀器，有超短波治療機，X光治療機、紫外線、紅外線等，用以治療一些風濕症，麻痺症，及各種頑固性的皮膚病，大致說來，普通一個小型醫院，有了這些設備，對一般疾病的診斷和治療已經相當够用了。但惟一使我們感到困難的，是因為限於房屋的面積，目前尚沒有住院設備，以致對一些遠道來此的，及需住院治療方始奏效的病人，未能盡到使他們獲得住院療養的便利。不過這是暫時的困難，這種困難會慢慢設法解決的。

四

目前這個小規模的佛教醫院，還祇算是試辦性質——院址是租來的，面積不够用，內部的設施和工作，與理想中的佛教醫院還有着一大段距離。正式的佛教醫院，預計是在試辦兩年，若辦的有效果，然後再開始發動社會的捐助，以大家的力量共同興建。惟以目前的情形來看，自從周宣德居士「為籌建菩提醫院而呼籲」一文在菩提樹及獅子吼等刊物刊佈後，因為文中有「分期儲蓄，多人共捐，永留紀念」等捐助病房的辦法，周居士並率先倡導，先捐了一間智光上入室，這辦法已獲得各界人士熱烈的響應，迄目前為止，各界認捐的病房已有十餘間之多，即遠在加拿大的詹勵吾居士也捐助了一間紀念虛雲上人的病室。這樣看來，正式佛教醫院的興建，恐怕等不到兩年之後，在今後一年左右即將要籌備興工了。

未來的佛教醫院（或者稱為療養院，名稱留待以後討論。）位置可能是在臺中市的市區邊緣或市郊——因為市區內實難找到一片面積廣大位置適中的土地，即是有這樣的一片土地，數千數

● 樹 提 菩 ●

萬元一坪的價格，也不是董事會所能買得起的。所以希望醫院設在市區邊緣或郊區，專門住院及療養。另在市區內設立門診部，以應門診患者的診療。理想中醫院的面積，自然是愈大愈好，迫不得已，千坪左右也未嘗不可。但如能有兩三甲的範圍，就更能符合未來發展的理想。

正式興建的佛教醫院，理想中是分做醫療和休養兩部份，醫療部設三十至五十張牀位，休養部設一百至二百張牀位，這些牀位，有單人間，有雙人間，有六至八人一間的。醫療部的對象是需要做積極性治療的患者，住醫療部治療；休養部的對象，是身體上不需要作積極性治療，而在五六十歲以上的老人，且為佛門信徒，為了和同修們共同修持，願意住在療養院中頤養天年者。這些住在醫療部和休養部的人，又分做兩種：一種是照章繳納住院費的自費住院者；一種是住慈善牀位的免費住院者。慈善牀位經費的來源，仍賴社會慈善人士及佛門大德的捐助。至於設在市區內的門診部，仍以辦理施診，義診和對一般社會人士的診療。在門診患者中，遇有需要住院治療者，立即送到醫院的醫療部住院。

在醫院的建築中，除了病室，休養室和做治療用的各科診察室外，應有一個可以容納全部住院人數的佛堂，用以定期講經及佛門弟子的參拜；要有一個備有一般佛學書籍刊物的圖書室，以供住院人士的閱讀，還有主要的一點，要修建一間莊嚴的「生西室」，室中的裝飾應像阿彌陀經所說的：「有七重欄楯、七重羅網、七重行樹，」「七寶池、八功德水，」「有金、銀、琉璃、玻璃、硨磲、赤珠、瑪瑙而嚴飾之，」——當然在娑婆國土中不可能有莊嚴美麗一如極樂世界的場所，但如以現代的建築材料，再加上佛教藝術家的精心設計，使一個年歲老耄立志生西的老人，一入此室就有進入極樂世界的感覺，這對一生念佛發願生西的人，實有莫大的裨益。

在醫院環境的佈置上，一定要芳草如茵，林木成蔭——醫院當然絕對禁止殺生，園子裡如果養些鸚鵡、禽鳥及魚類的話，那是慈善人士佈施的放生禽鳥，用以點綴園中的風景。園中有欄干，有亭榭，供療養者在其中漫步。醫院建築物和園中都裝上擴音喇叭，用錄音機播放「南無消災延壽藥師佛」為病者消災。

總之，理想中的佛教醫院，是一個病者醫療的機構，是一個

老人頤養的場所，是一個佛門四眾進修的道場，也是一片繁盛世界中的人間淨土。

五

佛教醫院正式院址的興建，以目前情況來者，祇是時間上的問題，在一兩年之內，這一所醫院必將出現在寶島的土地上。但目前佛教菩提醫院董事會引以為憂的，是所謂「創業容易守業難」這句話。醫院創辦起來之後，如何能維持醫院的理想不使變質；並在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去為佛門四眾及社會人士服務，這是創辦人和各位董事之間頗為關注的問題。

有些熱心的佛門大德，來信建議應該組織一個佛教菩提醫院籌建委員會，以推進院址興建事宜，董事會對這個意見極為重視，曾討論延聘各地佛門大德為籌建委員，捐助病室的或捐助建築費若干元以上的，都應該是這個籌建委員會中的當然委員，並且，部份創辦人及董事的意見，認為將來應組織一個「佛教菩提醫院財產保管委員會」（也有提議把籌建委員會改組為財產保管委員會的），醫院的財產當然要辦財團法人登記，但因醫院建築費不是某一個人的財產，也不是董事會的財產，是各方大德共同捐助的，所以，醫院財產應當由各方大德共同管理。這種意見已獲得大部董事的支持，將來可能要照這個原則去做。

不過，還有一點困難，醫院建築費已經有了眉目，但假如沒有一塊適當位置的土地，則一切設計和理想都是空中樓閣，沒有一個立根處。所以，一塊位置適當的土地，較一筆可觀的建築費尤為重要。因此，我們竭誠希望各地同修給我們提供意見，如醫院的位置在何處好，中部何處有出售或出租而能供建築的土地，希望在口頭或書面上告訴醫院或董事會——也許，佛菩薩開眼，機緣成熟，那位熱心的佛門大德，忽然發心捐出幾甲土地來，也未嘗不可能。臺北人士組織了一個老人福利協會，某一位老人捐出了數十甲山地做基金。佛教辦醫院，以佛門信眾之廣，大富長者之多，怎見得就沒有人發心捐土地呢？這些也是看未來的機緣吧！一個為佛門四眾及社會人士服務的佛教醫院，在臺灣還算是創舉，一切做法都無前例可援，一切都要從頭做起，關於這一點，還希望各地大德提供寶貴意見，以做醫院的借鏡——佛教醫院是佛門四眾所共有的醫院，要佛教界人士共同來愛護它，培植它。